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連城壁
第十二卷 貞女守貞來異謗 朋儕相謔致奇冤

詩云： 治國齊家道本同，看來難做是家翁。

五刑不為妻孥設，一吼能教法令窮。

小忿最能妨愛欲，至明才可學癡聾。

古人盡味調停術，只有文王在個中。

這首詩是說齊家一事，比治國更難。治國的人，遇了是非曲直之事，可以原情而論，據理而推，情理上說不去的，就把刑罰加他，那怕他不服服貼貼？至於齊家的人，遇了是非曲直之事，只好用那調和鼎鼐的手段調劑攏來，使他是者忘其是，非者忘其非，曲者冥其曲，直者冥其直，能夠使一門之內，盡奏雍熙，五倫之中，不生變故。

若還也像治國一般，要把情理去壓服他，無論蠻妻拗子，不是「情理」二字壓得服的，連這情理兩件東西先不肯同心協力，替他做和事老人，預先要在問官胸中，打起鬥毆官司來了。

譬如兄弟兩個相爭，告在父親手裡，原起情來，自然是以大欺小，該說為兄的不是；若還據起理來，自然是以下犯上，又該說為弟的不是了。

妻妾兩個吵鬧，告在丈夫手裡，原起情來，自然是正妻吃醋，磨滅偏房，該說做大的不是；若還據起理來，自然是愛妾恃寵，欺凌正室，又該說做小的不是了。

情要左袒這一邊，理要左袒那一邊，還是把「情」字做了干證，難為阿兄與阿正的好？還是把「理」字做了干證，難為阿弟與阿妾的好？還是把情理扭做一團，預先和了干證，著他去與兩邊解紛的好？可見「情理」二字，是家庭之內用不著的東西。情理尚且用不著，那刑名法律，一發不消說了。所以古語道得好：「清官難斷家務事。」但凡做官的遇著有家庭之事調處不明來告狀的，只好以不治治之，學那當家人的藏拙之法，叫做「不癡不聾，難做家翁」，只是不准他便了。

他見官府不准，自然回去調停。就如街市上相打的人，看見有人扯勸，他兩邊再不住手；及至扯勸的人一齊走開，他知道不好收煞，也就兩下收兵，不解而自散了。

說便是這等說，古語之中又有兩句道：

若無解交人，冤家抱樹死。

萬一有家庭之事，屢次調處不來，畢竟要經官動府，官府要藏拙，他不肯容你藏拙，定要借重一番，試試官府的才斷，比家主公的才斷何如。難道好說我才斷不濟，不敢領教不成？

如今說椿奇事。明朝弘治年間，廣東瓊州府定安縣，有個廩膳秀才，姓馬名鏞，字既閒，是個少年名士。娶妻上官氏，也是個名族。兄弟三四個，也都是考得起的秀才。

上官氏生得千嬌百媚，又且賢慧端莊，自十四歲進馬氏之門，到二十四歲這十年之中，夫妻兩口恩愛異常，再不曾有一句參商的話。

既閒有個同社的朋友，姓姜名玄，字念茲，也是同學的秀才。還有幾年少斯文，或是姓張，或是姓李，序不得許多名字。他這幾輩名流結為一社，終日會文講學，飲酒賦詩，一年到頭沒有幾十個不見面的日子。

一日馬既閒去訪朋友，那朋友正在家裡宴客，見既閒走到，就拉他入席同飲。飲到半中間，那姜念茲也闖了來，恰好一班同社之人，都做了不速之客，大家坐在一處，少不得要開懷暢飲。

眾人之中唯有姜念茲酒量不濟，吃不上幾杯就有些醉意了。

說話之間，忽然正顏厲色對馬既閒道：「老兄你便在此飲酒，尊嫂在家做了一件不端之事，朋友有相規之義，不得不說出來，但不知你容小弟說，不容小弟說？」

馬既閒變起色來道：「有何不端之事，快請說來。」姜念茲道：「不但尊嫂，連小弟方纔也做了一件不軌之事。若對兄說，兄定要變臉，只是事體相連，要說都要說，要瞞都要瞞，不好單說那一件。」

馬既閒道：「都求說來就是。」姜念茲道：「小弟方纔到宅上奉訪，不想老兄公出在外，只因失於迴避，劈面撞著了尊嫂。尊嫂的芳容不該生得那樣標緻，真所謂冶容誨淫，小弟生平其實不曾見過這樣女子，苟非聖人，未有不動心者，不就覺手舞足蹈起來。若還尊嫂堅詞以拒，或者還帶挈小弟做個魯男子也不可知，不想尊嫂也見小弟有幾分賤容，不肯十分見外，竟使小弟越閒敗檢，做了一樁死有餘辜之事。這也罷了。正與尊嫂在綢繆之際，不想有個盛婢走進房來，不言不語，立在旁邊，卻像有個臨淵羨魚之意，就如今日主人邀賓，小弟與兄走來闖席，主人豈有不納之理？若還不納，就要招起怪來，今日這席酒決不能夠歡然而散了，只得也拉他入坐，吃了一杯殘酒。這是小弟方纔造宅之時，與尊嫂二人做的不端不軌之事。論起理來，這樣礙口的話不該對老兄面陳，只是老兄平日是個明見萬里的人，萬一久後覺察出來，這段仇恨就終身不解了，倒不如預先講明，還可以自首免罪。如今只求老兄汪洋大度，恕小弟一念之差，饒個初犯；以後若再如此，莫說老兄該與小弟絕交，連同社諸兄都控斥小弟，不容見面就是了。」說完這些話，又走出位來，深深唱了一個諾，然後坐回原上去。

馬既閒聽了這些詫異之談，不覺面如土色，當真又不是，當假又不是。若說他是真話，世間沒有奸了人的妻子，肯對原夫說出之理，況且妻子是個正氣的人，想來決無此事；若說他是取笑的話，為甚麼正顏厲色，沒有一毫嬉笑之容？他一面說，既閒肚裡一面躊躇，思量這樣的事，無論虛實，總來沒有認真之理，任憑他說，自己只當不聽見，直等他說完了下來作揖的時節，方纔把他罵了幾聲，也拿幾句尖酸的話討了回席，然後吃酒。

眾人都說他是戲謔之詞，就對姜念茲道：「謔浪詼諧，雖是我輩的常事，只是也要存些大體。自古道：『朋友妻，不可嬉。』甚麼笑話說不是，定要把朋友的內眷來做戲談，該罰你一碗冷酒才是。」

姜念茲道：「小弟方纔的言語句句是真，列位不要認做笑話。若還不信，待我把他尊嫂與盛婢身體上的光景略說幾句，且看對不對就是了。」就對馬既閒道：「老兄莫怪小弟說，你那位尊嫂，姿容態度果然妖媚，只是身上肉少骨多，又且寒冷，沒有一毫溫柔之趣。別處冷還冷得好，獨有豚尖上那兩塊肉，分外冷得怕人，小弟的賤腿方纔被他冰了一冰，直到如今還不得熱。倒不如那位盛婢，容貌雖不甚佳，身上的肌肉倒暖得有趣。別處雖暖，還與尋常婦人差不多，獨有胸前那一塊，可稱至寶，隨你甚麼婦人，再沒有那種熱法。據小弟評品起來，尊嫂中看不中用，盛婢中用不中看。若還把兩個並做一個，存其所長，去其所短，則為絕世之佳人，古之所謂溫柔鄉，不是過矣。」

眾人見他說到這個地步，一發替馬既閒不平，大家走起身來道：「你如今若不受罰，我們滿席的人都要激變起來了。」就把起先零星折下的冷酒，共有一大碗，放在姜念茲面前，又委一個催酒的人，限三催要乾，如遲倍罰。

姜念茲道：「諸公若要罰我，寧可換一碗熱的，我方纔行了房事，吃不得冷酒；若還逼我吃下去，豈不弄出陰症病來？」

眾人起先見他說得有憑有據，卻像是椿真事一般，心上正有些疑惑；如今聽了這一句，一發疑上加疑，正要借這一碗冷酒，試驗他的真假出來，那裡肯換？就把一席的人分做三班，揪耳的揪耳，捻手的捻手，灌酒的灌酒，不上兩口氣，灌個傾江倒海，一瀉無遺。

姜念茲原是已醉人之人，又加了這一碗冷酒，自然把持不定，一吐之後，不覺狂躁起來，連衣服也穿不住，都脫去了。

眾人見他醉得不堪，就著家人扶送回去。大家再吃幾鍾，也就散了。卻說馬既閒聽了這些話，心上十分狐疑，思量自家的妻子平素為人正氣，難道一旦做出這樣事來？若還沒些影響，他為甚麼平空地造出此言來羞辱我？我妻子身上骨多肉少其實是真，只不十分寒冷；婢女生得肥胖，身上暖熱也是真的，只是胸前一塊也與身上一樣，不覺得十分詫異。止有這句說得不像，其餘的話句句逼真。天下的事儘有不可意料的，或者人身上的血氣，一日之間，有時而衰，有時而旺，衰者愈覺其冷，旺者愈覺其熱，也不可。我如今急急走回去，各人驗他一驗就知道了。想到此處，就巴不得跨進大門，把兩步並做一步，急急的趕到家，只說要與妻子行房，把他扯進房去，不由情願，將上身的衣服盡數解開，渾身一摸，竟像一朵水仙花，但覺寒韻侵人，不見溫香襲體，往常受用的光景，似有高唐、洛浦之分；再把褲帶解開，將他兩豚一摸，果然冷得異常，與上身較量起來，又有涼水、寒冰之別矣。

馬既閒十分的疑心，已有五六分開交不得了，就托故爬起身來，不果行房，做了件請客不誠，虛邀見意之事。

走出房去，又到廚下尋著丫鬟，也像調戲他的一般，從背後一把摟住。別樣的暖法都是往常領教過的，不消再試，只有胸前那塊至寶，雖然也曾靠著幾次，只是家主偷婢，大約在慌忙急遽之時，就如蜻蜓點水，一著便開，也不知水冷水熱，直到此時用意撫摩，才曉得是兩袋溫香，一片暖玉，果然有些詫異，不愧至寶之名。

馬既閒到了此時，已十分開交不得了，就放下臉來道：「我方纔出去之後，曾有人來尋我不曾？」丫鬟道：「有一位姜相公來尋相公說話，我回道不在家，他就去了。」馬既閒道：「只怕未必肯就去，這等娘子與他相見不曾？」丫鬟道：「他立在籬笆外面張得一張，看見娘子，就像沒趣的一般，連忙走了開去。他又不曾進門，娘子為何與他相見？」馬既閒道：「只怕也未必就肯沒趣。這等你與他近身說話不曾？」丫鬟道：「我與大娘時刻不離，大娘不見面，我也不見面了，為何與他近起身來？這些話都問得好笑。」

馬既閒滿肚不平之氣要發洩出來，只見他答應的時節舉止如常，顏色不變，還有個理直氣壯，不肯讓人，要與家主說個明白的光景。馬既閒十分疑心，看見這種氣象，就減了一二分，只得隱忍住了，且慢慢的察其動靜。晚間與妻子睡在一處，不住的把言語試他，也有可信之處，也有可疑之處。既閒躊躇了一夜，再不能決其有無。

到第二日起來，雖然沒有實據，也覺得有些羞慚，不好出去見朋友。心上思量道：「他若是酒後出的狂言，今日朋友對他說了，他畢竟要來請罪；若還不來請罪，就愈加可疑，不但不是酒後出狂言，還是酒後吐真言了。」誰想等了一日，不見人來。到第二日又等一日，也不見人來。

等到第三日，有些熬不住了，就吩咐一個書僮到外面去打聽：「看姜相公與眾位相公連日相會不相會，說我不說我？」只見書僮去了一會，轉來回覆道：「眾位相公都在一處，只有姜相公不曾出來，聞得害了陰症病，睡在家裡，起身不得。眾位相公相約了要去看他，不知相公也去不去？」

馬既閒聽了這一句，不覺面色鐵青，頭毛直豎，連身上都發寒發熱起來，知道這樁醜事是千真萬確的了。還要等姜念茲病好之後，別尋他一樁過答，面叱他一場，然後與他絕交；絕交之後，也別尋妻子一樁過失，休他回去，以塞眾人之口，省得貽笑於鄉鄰。

誰想天下的事，再不由人計較，你要塞人的口，天不肯塞人的口，偏要與你傳播開來。再過幾日，姜念茲竟死了，那「陰症」的三個字，是他未曾得病之先，自己逆料出來的，難道好替他賴做別的症候？淫欲某人妻子的話，是他不肯隱過，自己表白出來的，難道好說沒有這樁事情？往常人家閨閣之事，沒些影響，尚且有人捕風捉影，生出話來；何況這樁實實有憑、鑿鑿可據之事，沒有談論之理？馬既閒休妻之念到了此時，即欲不決，也不能夠了。心上思量道：「我要休他，少不得要把這樁事情說個明白，才好塞他的口，使他沒得分辯。要說明白，少不得要把那壞事的丫鬟嚴刑拷打，方纔肯招。只是招出之後我要休他，他賴死賴活不肯回去，也是一樁難處的事。不如且瞞了他，把丫鬟帶到別處拷問一番，真情出於丫鬟之口，就當得他自己的招供了，那怕他不服？只消寫封休書，遣他回去就是，何必定要說明？」主意定了，就生個計較出來。

他有個嫡親妹子嫁在近處，只說叫丫鬟去看妹子。丫鬟先去，自己也隨在後邊。走到妹子家中，就叫丫鬟跪下，把那日自己出門，家中做出醜事的話，叫他直招。

丫鬟不但不招，反說家主：「青天白日見神見鬼，想是自己平日做慣疵事，故此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，在這邊胡猜亂試。豈有沒緣沒故，一個男子進門，就與他通姦之理？就作主母要做此事，難道不怕丫鬟礙眼；丫鬟要做此事，難道不怕主母害羞？這樣沒志氣的話，虧你說得出口？」

馬既閒被他以前那些硬話掩飾過一次，後來分外可疑，如今就說得理直氣壯，也不信了。思量不加刑罰，那裡肯招？就把他渾身衣服盡皆剝去，又把一根索子將他兩手兩腳懸空吊起，自己執了皮鞭，打個不數，直等招了才住。那丫鬟是個精赤的身子，被他打了數百，不但皮破血流，亦且筋傷骨損，就喊叫道：「相公不消再打，待我招來就是。」

馬既閒就放下皮鞭，聽他細說。

丫鬟道：「那日姜相公進來，並不曾敢調戲娘子，只扯我一個到廚下去說話是真。」馬既閒道：「這等你被他奸了不曾？」丫鬟道：「我扯他不過，被他強姦一次，也是真的，娘子並不曾失節，不敢亂招。」馬既閒道：「我家又沒有三層廳、四層屋，不過幾間破房子，豈有丫鬟被奸、主母不曾失節之理？難道袖了一雙手，立在旁邊看你們做事不成？這等說起來，不必再審，自然是千真萬確的了。」

當日回去，就寫了一封休書，叫了一乘轎子，只說娘家來接他，把上官氏打發回去。又恨那丫鬟不過，說畢竟是他勾引姦夫，引誘主母，才做出這等事來，若仍舊賣他為奴，不足以贖其罪，就把他賣到瓊州府一個娼妓人家，倚門接客。

卻說上官氏當日抬到母家，父母兄弟見他無因而至，正有些疑心，及至看了那封休書，一發驚慌不了。問他被出的原故，上官氏一毫不知。那兄弟幾個只得趕來見既閒，問他討個明示。

既閒道：「是令姊令妹做的事，只消問他就是了，何須趕來見我？」那兄弟幾個道：「方纔問過，他說一毫不知。」馬既閒道：「這等小弟是個有血性的人，這樣的事說不出口，只請到背後去訪，但問姜念茲之死由於何病，得病之故起於何人，就知道了。只是列位自己去問，恐怕那說話的人礙了列位的體面，不好直說，須要托人去訪，方纔探得真話出來。」那兄弟幾個見他不肯說，只得依他的話，托了別人又去訪問別人；及至別人說與別人，別人走來回覆，方纔知道其中就裡。

他那父母兄弟都是要體面的人，見他做出此事，連自家也無顏，大家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把上官氏說得滿面羞慚，半個低錢也不值。

上官氏並不回言，直等他說到氣平之後，方纔辯論幾句道：「真的假不得，假的真不得。我若果有此事，莫我丈夫休我，就是父母兄弟，也該置我於死地，為甚麼容此不肖之女玷辱家門？若還沒些影響，平空受此奇冤，只怕父母兄弟也難替我坐視。」那父母兄弟道：「如今外面的人眾口一詞，都是這等說了，你還有甚麼辯得？」

上官氏道：「眾人的話，都由於一個人的酒後之言，那有個酒後之言是作得准的？只是那說話的人不該就死，故此把虛話都弄實了。焉知此人之死，不是因他無端造謗，平地生非，玷污人的清名，離間人的夫婦，故此天理不容，使他言出於口，禍中於身，故有此番顯報也不可。如今這樁事體若還不曾彰揚，或者還該隱忍，瞞得一個是一個，寧可受屈於己，不可貽笑於人；他若不曾休我，或者還該忍耐，過得一年是一年，寧可受些不白之冤，不可做那不詳之事。如今休的業已休了，你就送我轉去，料想他也不收；談論的業已談論了，你就挨家逐戶去辯，料想他也不聽。隱瞞也是出醜，彰揚也是出醜；好說他也不要，歹說他也不要。倒不如待我出頭露面，當官與他分理一場，萬一遇得著一位清官，把這件冤枉事情審得明白，固然是樁好事；就作審不出來，也是前生的冤業了。我拚得一刀自刎，死在官府面前，做個有氣性的女子，為甚麼包羞忍恥，坐在家中，使父母兄弟做人不得，豈不是兩敗

俱傷？」

那父母兄弟見他這些言語說得激烈，或者果是冤情也不可，就替他寫張狀子，到定安縣裡去告，柱語是辨惑明冤事。恰好那個知縣是廣東第一位清官，姓名包繼元，人都說是包龍圖的後代，故此改名不改姓。不但定安縣裡沒有一樁冤獄，就是外府外縣，便有疑難事情，官府斷不來的，就到上司告了，求批與他審決，果然審得情形畢露，就象眼見的一般。

當日包知縣准了狀詞，就出牌拘審。馬既閒見他告了，也訴一狀，柱語是無惑可辯，無冤可明，懇恩雪恥誅淫以維風化事。

原差把馬既閒夫婦與狀上有名的干證個個拘齊，只有丫鬟實在別處，知縣不肯越境提人，故此不到。

臨審的時節，先叫馬既閒上去，問他休妻的來歷。馬既閒就把姜念茲飲酒之時，當面譏諷的言語，與回來試驗條件不差，數日之後，姜念茲病死的話，有頭有腦說了一遍。

知縣道：「據你說來，都是些捕風捉影、以虛作實的話，一毫憑據也沒有，如何就把妻子出了？」馬既閒道：「這些話雖然涉於影響，那丫鬟口裡的話卻是明明白白的。」又把丫鬟招出的言語，細細述了一遍，道：「老父師若還不信，此婢現在府城，拘來一審就明白了。」知縣道：「他這些話，還是不曾加刑，他情願說出來的，還是被你拷打不過，沒奈何了招出來的？」馬既閒見官府問到此處，有些不好答應，只得含含糊糊，說了一句。知縣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且下去。叫那婦人上來。」

上官氏走到面前，知縣問道：「你主婢二人若與姜秀才無奸，他怎麼知道你身上寒冷，丫鬟身上暖熱，說來一些不差，難道是個神仙不成？」上官氏道：「這個原故，莫說丈夫疑心，就是小婦人自己也不明白。或者是他取笑的話，偶然猜著了也不可。只是小婦人平日是個冰清玉潔的人，不但與姜秀才無奸，並不知道他面長面短，平空地受此奇謗，就是死也不肯甘心。若還是別的老爺在此為官，小婦人只好含冤抱屈而死，也不敢前來告狀；聞得老爺是龍圖轉世，沒有審不出的冤情，所以才敢萌此妄想。如今只求老爺原情度理，把這樁怪事替小婦人籌想一籌想，釋得小婦人自己之疑，就辨得丈夫心上的惑了。」知縣道：「再沒有不曾貼身，知道冷熱之理，這等你便與他無奸，那個丫鬟可曾被她淫污？或者你身上的寒冷丫鬟知道，丫鬟對他說了，故此冒認有私，做個賴風月的話柄，也不可。」上官氏道：「丫鬟平日與小婦人半步不離，小婦人替他發得誓過，並無此事。」知縣道：「你且下去。」叫馬生員的干證上來。

那些干證就是當初同席的朋友。馬既閒恐怕審輸了官司，要正他無故出妻之罪，故此央了這班朋友，來證姜念茲席上之言。

又把醫姜念茲的醫生也借重在裡面，要他說出「陰症」二字，為這一罪之由，使將來沒有反覆。

知縣先問那些朋友道：「當日姜生員席上之言，是諸兄親耳聽見的麼？」那些朋友道：「姦情的真假，其實難明，只是這些說話，卻是出於姜生之口，入於馬生之耳，門生輩眾耳眾目，一齊聽見的。」

知縣道：「這等姜生員平日是個老成的人，還是不正氣的人？」眾朋友道：「平日做人極老成，獨有這些言語說得不正氣。」知縣道：「這等他平日是個板腐的人，還是個喜諛諂好頑耍的人？」眾朋友道：「他平日也善諛諂，也善頑耍，只是小節雖然不拘，大體也還不失，不曾戲謔到這個地步。」知縣道：「這等他當日之死，果然由於何病？」眾朋友道：「他未吃冷酒之先，就說出『陰症』二字，後來果以陰症而死。現有用藥的醫生，是一方之國手，求老父師審他就是。」知縣問醫生道：「姜秀才死於陰症，本縣知道了，不消你再說。只是這『陰症』二字，還是在他脈息裡面診出來的，還是在他自家口裏偵探出來的？」醫生道：「他自己害羞，不對醫生說，是眾位相公要求他的性命，背後對醫生說的。就是他的脈息，也與眾人的說話一般，明明是個陰症。」知縣笑了一笑，就吩咐叫馬生員上來。

馬既閒只說姦情審實了，叫他跪上去，好看妻子用刑，誰想全然不是。

知縣見他走到，又笑一笑道：「這張狀子，本縣審出來了，不是一樁姦情，倒是一樁人命。姜秀才飲酒的時節，又不喪心病狂，為甚麼奸了你的妻子，肯對你說？此是必無之理。不過是平日戲謔慣了，故意造出這番說話，要討你的便宜。就是『陰症』二字，也是見眾人罰他冷酒，又為謔中之謔，隨口說出來的，原沒有甚麼成見。及至得病之後，眾朋友以為前言既驗，奸必是真，要救他性命，背後吩咐醫生教他作陰症醫治。近來的醫生那裡知道診甚麼脈，不過把『望聞問切』四個字做了秘方，去撞人的太歲。撞得著，醫好幾個；撞不著，醫死幾個，這都是常事。他見眾人說明陰症，無論是何病體，都作陰症醫了。藥不對科，自然醫死，還有甚麼講得？若還果然陰症，姜生員怕死，自然該對醫生直說，為甚麼席席之間不怕羞，到性命相關之際，反怕起羞來？可見姜生員與你的妻子一毫無染，只是這位國手不該做庸醫誤人，白白斷送他一條性命，以致顯而易見之事，做了冥然不白之冤。如今只消把他問罪，雪你夫婦二人之恨，依舊回去做夫妻，自然沒得說了。」就要叫婦人上來，要與他當面和事。

馬既閒道：「棄婦不端之事，昭然在人耳目之間，不是老父師的片言，可以折得這樁大獄的。寧可受了違斷之罪，那完聚之事，萬不敢違。」知縣道：「照你說來，難道這等一個少年婦人，就被這樁莫須有之事耽擱他一世不成？」馬既閒道：「生員只是不要罷了，何必耽擱他，任憑改嫁就是。」知縣對上官氏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他是決不要你的了。我今日替你斷過，男子另娶，女子另嫁，以後不得再起論端。」上官氏聽了這一句，就在堂上發起性來，說：「老爺是做官的人，一言之下，風化所關，豈有教一個婦人嫁兩個丈夫之理？他要娶任憑他娶，小婦人有死而已，決不二夫。」說了這幾句，就在衣袖裡面取出一把剃刀，竟要自刎。

知縣慌了，連忙教他父母兄弟一齊扯住。又對馬既閒道：「但看這種光景，就知道是個貞節婦人，那樁疑事不辨而自明瞭。如今聽我解紛，還是與他完聚的是。」馬既閒只是搖頭，不肯依斷。

知縣道：「你如今心上之疑，還有那幾樁不解？說來我聽。」

馬既閒道：「別的事都可解說，只有『冷熱』二字解說不來。」

知縣聽了這句話，不言不語，躊躇了一會，就對他道：「你這句話也說得有理，別的疑事，本縣方纔都替他說明白了，只有『冷熱』二字不曾有個注解，如何服得你的心？這還是本縣思慮不到，以致如此。也罷，你們今日都且散去，待本縣慢慢的思想，思想出來，再替你審斷就是。」眾人一齊叩謝道：「但願如此。」

當日各人散去，個個都說這個官府枉負了一世的清名，沒有決斷，有奸就說有奸，無奸就說無奸，何須要到背後去想？一連過了幾日，不見差人來喚復審，正要寫狀去催，誰想他又往府公幹去了，數日方回。眾人不等票拘，等他投文之後，就跪過去求審。

知縣道：「這件事，本縣也曾大費揣摩，只是思想不出。就是思想出來，也只好自己肚裡明白；若還對諸兄說，諸兄也未必就肯釋然。古語說得好：『解鈴還用繫鈴人。』當初那些話，原出於姜生員之口，如今要知虛實，除非還是問他。只是本縣乃陽世之言，不能審陰間之事，待我移一角文書到城隍司那邊去，煩他把姜生的魂魄提到面前，問他當日之言，是虛是實，討個的確回文過來，才好與諸兄定案。」

眾人聽了這些話，大家都冷笑起來，道：「鬼神之事，極是渺茫，那有城隍司的回文是討得來的？」知縣道：「別的官府問他，他未必就答；只怕本縣發去的文書，他沒有不回之理。諸兄不信就試一試看。我如今若差衙役去投，恐怕討來的回文諸兄未必見信，不如就著馬生齋去，討了回文轉來，有奸無奸，自然明白，再沒有疑心的了。」

就對馬既閒道：「你如今回去，預先齋戒沐浴起來，本縣退堂之後，就備一角牒文，明早給發與你。你齋到那邊，虔誠禱告一番，把文書燒了，當日不可回去，就宿在神位之旁。第二日起來，他定有回文給發；即使沒有回文，少不得夢也托一個與你，決不使你空返就是。」說了這幾句，竟自退堂進去了。

眾人心上都不明白，對馬既閒道：「無論真假，你便去走一次，不要認做投文書，只當去求夢罷了。或者弄假成真，有些應驗，也不可。」馬既閒回去，果然齋戒沐浴，發起一片誠心。到第二日，領了本縣的牒文，到居隍廟中投遞，少不得拜了幾拜，把以前的情節告訴一番，然後把牒文化去。

當晚就在神位之前和衣而睡，只說回文斷斷沒有，或者日之所思，夜之所夢，無論驗不驗，定有些夢境也不可。誰想昏昏沉沉

沉睡了一夜，不見半毫影響。

清早起來，又在神位前坐了一會，也不見一毫動靜。正要轉身回去，只見本廟的道官進來裝香，劈面撞著馬既閒，把他相了幾眼，卻像認得的一般，口裡唧唧噥噥，只管說：「奇事，奇事！」。

馬既閒問他是甚麼奇事，那道官道：「小道是本司掌印的道官，今夜三更時候，忽然夢見城隍老爺喚我帶印上堂，說要印一角牒文，回到縣裡去。我果然帶印上來，走到老爺眼前，老爺遞一角文書、一個封套與我，我就在文書年月上用了一顆，掛號處用了一顆，封筒鈐縫之處用了兩顆，共是四顆印信。老爺又教我黏封好了，遞與本告拿去，小道遞與一人，那面孔模樣至今儼然在目，竟與老相公一般，所以方纔撞見，詫為奇事。請問老相公為何到此？」

馬既閒聽見這些話，也吃了一大驚，就把本縣父母教他齎牒前來，並討回文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兩個人驚訝不已，只是回文不見，使人疑惑。馬既閒又等一會，不見響動，只得走回家中，要吃些點心，好去回覆知縣。

那些狀內有名的朋友，聽說馬既閒轉來，大家不約而齊都來問信，馬既閒先把夢與回文兩件俱無的話，略說幾句，又把道士撞見，驚奇說夢的話，細述一番，眾人也驚訝不已。

內中有幾個聰明的道：「神道的回文，豈有與人看見之理？或者就在夢中發去，本縣的父母也在夢中拆看，也不可。我們換了衣服，同去見他，他畢竟有些話說。」

馬既閒就在眾人面前脫去見神的色衣，換了見官的青衣，不想就在換衣之際，胸前掉下一角文書，眾人大驚，拾起來一看，上面寫著兩行字道：

定安縣城隍司牒文一角，仰本告齎赴定安縣正堂包當堂開拆

那封筒鈐縫之處，果然有印二顆，就是城隍道紀司的印信，那年月之旁，又有幾個小字道：

內貳件

眾人見了這角文書，大家你看了我，我看了你，都覺得毛骨悚然，就一齊贊歎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本縣的父母不但是包龍圖的後身，竟是包龍圖的正身了。只是縣裡發去的文書，只得一件，如今為何有兩件，難道連前文也發回不成？」有幾個少年的要私自話開一看，然後送與包公；那些老成的不肯，說：「私開官府文書，尚且有罪，何況赫赫有靈的神道，是兒戲得的？還是齎送與官，當堂求看的是。」

就大家換了衣服，走到縣前，恰好遇著知縣坐堂，一齊挨擠上去，說：「城隍司的回文有了，求老父師當堂開拆看。」

馬既閒遞與門子，門子放在知縣面前，眾人巴不得早些拆開，好看城隍腹中的文理，鬼判寫來的字跡。誰想包知縣故意作難，不肯就拆，且抽一枝火籤，差人去提上官氏與他父母兄弟，並那做干證的醫生。

直等這些人犯一齊拘到面前，方纔拆開文書。仔細一看，就大笑起來道：「原來是這個原故。」叫上官氏過來，「那一日你丈夫不在家，姜秀才來尋他的時節，還是冷天，還是熱天？」

上官氏道：「是十月初旬，熱天過了，正是初冷的時節。」

知縣道：「這等你穿甚麼衣服，坐在那裡，做甚麼事？丫鬟穿甚麼衣服，坐在那裡，做甚麼事？都被姜秀才看見不曾？」

上官氏想了一會，就答應道：「那個時節，小婦人因寒衣不曾漿洗，只穿得一件紗衫，坐在石板上捶衣服。丫鬟穿的是青布夾襖，坐在灶前燒火。姜秀才只在籬笆外面張得一張，也不知他看得明白，看不明白。」知縣點點頭道：「是了，你這些說話正合著來文，果然是這個原故。」

就對眾人道：「本縣前日所說的話一字不差，如今都湊著了。姜秀才與諸兄是一班忘形的朋友，終日笑耍詼諧，絕無忌憚。那日去尋馬生，隔著籬笆看見這些動靜，他就見景生情，造出那番話來取笑你。上官氏乃瘦怯之人，遇了乍涼的天氣，只穿一件紗衫，身上豈有不寒之理？以極寒的身子，坐在石板上，猶如雪上加霜，那豚間兩塊自然是冷極的了。丫鬟乃肥胖之人，況在才冷的時節，穿了一件夾襖，身上豈有不暖之理？以極暖的身子，對著灶門燒火，猶如爐中加炭，那胸前一塊自然是熱極的了。此乃必然之理，一定之情，不必定要貼身著肉，方纔知道這種光景。他說話的意思，不過是使乖弄巧，要你回去試驗出來，疑心一夜。到第二日相見，就說出真情，要博同社之人哄然一笑而已，原沒有別的意思。不想第二日就病起來，不能夠與你見面。那得病的原故，是吃了冷酒之後，又脫衣服，寒冷之氣，內外交攻，犯的是傷寒症候。庸醫不解，誤聽人言，作了陰症病醫，所以越醫越重，以致昏眩而死，此乃上官氏受謗之由也。如今回文現在這邊，諸兄拿下去細看。不但城隍司有回文，連那冥犯姜念茲也具有一張供狀在此，但不知可是親筆，諸兄也拿下去細認一番。」說完，就把回文與供狀一齊遞下來。

眾人捏了仔細一看，只見城隍的文理也與陽間官府的口氣一般，鬼判的筆蹤也與陽間書辦的字跡無異，眾人看了還不十分吃驚。

獨有那張供狀，使人看了一遍，不覺害怕起來。不但筆蹤字跡儼若生前，就是那篇文理，也宛然是姜念茲的口氣。只因他長於四六，下筆便是駢儷之詞，不但古作裡面排偶最多，就是八股文字之中，也句句是錦聯錦對。那供狀云：

冥犯姜玄，供為庸醫害命、謔語傷倫、懇雪兩大奇冤以安人鬼事：念玄生居陽世，偕馬鑣等素篤嚶鳴；恪守清規，與上官氏毫無苟且。只以交情太昵，忌諱兩忘，談鋒有暇即交，謔浪無風亦起。訪友非關竊婦，窺牆豈為偷情？臨風著單薄之衫，想見香肌欲栗；搗衣坐寒涼之石，懸如玉股如冰。暗衣厚，即知肥體之加溫，奚必黏皮而靠肉；觀火近，則識酥胸之倍暖，何嘗倚翠而偎紅？甚矣，東方之善詼諧；冤哉，西子之蒙不潔。至於有因之疾，實起於驢背衝寒；奈何無恒之醫，謬認作花間中酒。攻之不效，尚不悔過於已。猶曰：「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。」既而云亡，則能借口於人，而曰：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嗟乎！生者之冤不白，止當歸罪於方生忽死之遊魂；死者之忿難消，行將索命於起死回生之國手。伏望神天移文舊父，寄語良朋，速完夫婦之倫，早結神人之案。免使陽間棄婦，終朝訟屈而呼冤；以致冥府羈魂，盡日披枷而帶鎖。今蒙召質，理合陳情，一字非虛，所供是實。

眾人看過之後，依舊遞還知縣，都說：「不但字跡宛然，亦且口吻逼肖，是亡友的親筆無疑。若非老父師聰明正直，威鎮幽明，怎能夠役鬼驅神，審出這樁奇事？龍圖再見之名，真不誣也。」就叫馬既閒夫妻二人跪在一處，拜謝了恩官。

謝過之後，眾人一齊稟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馬生夫婦之冤，與亡友姜玄之死，都起於醫生一個，求大父師懲治一番，逐他出境，省得以後再誤別人。」知縣道：「我前日原要處他，如今看了回文，倒可以置之不問了。姜生員的供狀，開口就說庸醫害命，後面又說行將索命，他少不得就來相招了，何須本縣懲治他？況且這樣的醫生，滿城都是，那裡逐得許多？自古道：『學醫人廢。』就是盧醫扁鵲，開手用藥之時，少不得也要醫死幾個，然後試得手段出來。從古及今，沒有醫不死人的國手，只好教服藥之人，委之於命罷了。」說過一番，眾人唯唯而退。

知縣自從審了這樁奇事，名聲愈震，龍圖再出之號，從廣東直傳到京師，未滿三年，就欽取做了吏部。那做干證的醫生，自從審了官司回去，夜夜見神見鬼，說有人問他討命，不多幾時，就憂鬱死了。

卻說馬既閒與上官氏，自從在公堂完聚之後，夫妻恩愛之情，比前更加十倍，三年之中，連生二子。

一日上官氏對馬既閒道：「我當初那樁冤枉，雖然是官府有才，推詳得出；也虧得城隍老爺有靈有感，拘得鬼犯到來，討得供狀轉去，方纔審決得下。不然，我夫妻二人此時還不能見面。幾時該辦些祭禮，同去拜謝一番才是。」馬既閒道：「我也正要如此。」就揀了一個好日，辦下一副豬羊，夫婦二人，連那兩個兒子一齊抱了前去，叫道士撞鐘擊鼓，通起誠來，然後拜謝。

只見那通誠的道士，就是一向掌印的道官，見他夫妻拜得志誠，不住地在旁邊冷笑，卻像這樁事情有些甚麼原故的一般。

馬既閒疑心起來，到拜完之後，扯住他細問，他只是東遮西掩，不肯直說。後來見馬既閒問之不已，方纔吐出真情。

原來當初那一角回文，不是真正城隍發給的，就是包知縣付與道官，叫道官做的手腳。當日在堂上吩咐之後，馬既閒的公文還

不曾領得到手，他倒先做一角回文，教個得用的門子密密的交與道官，教他待馬秀才求夢的時節，乘他在睡夢之中，悄悄塞在他懷裡。

第二日早些起來，只說到殿上裝香，自然撞著，把夜間做夢如何如何的話，說與馬秀才知道。又叮囑道官，教他全要做得秘密，連自家的徒弟也不可使他得知；若還洩漏出來，要拿道官去打死。所以道官性命為重，熬了三年，不曾敢說出一字。

如今見官府升遷去了，馬既閒的夫妻又十分相得，料想沒有反覆之理，故此才敢吐出真情。

馬既閒夫妻聽了這番說話，雖然如夢初醒，如睡初覺，也還半信半疑。倒說這道官之言未必盡確，豈有做官的人，肯替百姓這等用心，這般出力，做得完完全全，一些馬腳也不露？

就作回文可假，難道那張供狀也是假得來的？死者的文理，死者的筆跡，分分明明，一毫不錯，怎麼說是做造出來的？況且供狀上面那些捶衣、燒火的話，句句都是真情，他當初又不曾看見，如何逆料得來？這畢竟是道官說慌，要以神明之力冒為己功，見得當初全虧了他，才有今日，要起發我人賞賜的意思，不要聽他。

直等又過三年，馬既閒聯科中了進士，在京師遇著包公，拜謝他昔日之恩，說：「當初這樁不幸之事，不知費老法師多少深心。且莫說別樣周全，即如假借回文一事，也使人感人骨髓。他人處此，無論不肯做，就做了也要露些形跡出來，怎麼能夠這般週到？」

包公聽了這些話，故作驚訝之容，說：「當日那角文書，的真是城隍的回牒，如何說『假借』二字？兄這些話，小弟甚是不解。」

馬既閒道：「老法師不必再瞞，其中情節門生都已知道了。某道官尚在，老法師在任，封得住他的口，如今高遷已久，他口上的封條也朽爛了，怎麼還禁止得住？只是門生聞得之後，又添了兩樁疑事，躊躇三載，再解說不出，如今正要請問。那張回文是出於老法師之手，不必說了；請問那張供狀，為何酷肖亡友之筆，捶衣、燒火二事，又從何處得來？快些賜教明白，省得門生終日疑心。」

包公見他說得對針，知道瞞不到底，就大笑起來道：「那角回文，果然是小弟扭捏出來的。令正受枉的情節，小弟胸中甚是了然，只因兄是當局之人，又且為先人之言所惑，所以執迷不解，若不把神道設教，如何扯得攏來？所以做出那樁欺人的勾當。捶衣、燒火之事，乃得之於盛婢之口。當初拘審的時節，小弟若還要他到官，有何難處？只消一紙關文，就提到了。只因他當日被兄拷打，胡招亂說了一次，若提到官，他必然懼怕，說私刑尚且熬不過，如何受得官刑？少不得略加捶楚，他就仍前亂說。要曉得官府審事，重刑之下，必少真情；盛怒之時，決多冤獄。他在私下亂招，還作不得准，若在公堂之上，說幾句胡話出來，就使人移動不得了。所以不肯提他到官，要留在那邊，做個退步。若還賣在別處地方，還一時見他不著，又喜得賣在府城，小弟參謁上台，不時往府，帶便問他一問，有何難處？所以那日回覆諸兄，要待從容思想者，正是為此。後來往府公幹，拘他到寓處一鞠，就探出這種真情。若回來與兄直說，兄自然不信，沒奈何只得略施小巧，假口於既死之人，此討回文、索供狀之所由來也。既然要做這樁事，畢竟要做得周匝，不然反要弄巧成拙，貽笑於諸兄了。小弟做官幾載，並不曾與姜生往來，何從知道他的文理，尋訪他的筆跡？只因小弟初到之時，曾季考一次，姜生與兄都取在優等，原卷尚在敝衙，搜尋出來一看，只見他文字之中工於對偶，筆下又來得溜亮，所以學他口氣，做了那篇四六供招，教內衙書辦摹仿他的筆跡謄寫出來，所以儼然無二。這段因緣，雖是小弟費了些心血，果然斷得不差；也還是兄與尊閨夙緣未斷，該當如此，故使小弟僥天之幸，不曾露得馬腳出來。不難道官口上的封條，不消三日就朽爛了，怎能夠熬到如今方纔洩露？」說完又大笑了一場。

馬既閒聽了這些話，感激到極處，不覺掉下淚來，又跪倒在地，拜了幾拜，方纔分別。

後來包知縣直做到尚書，子子孫孫富貴不絕，人以為虛心折獄之報。馬既閒只因自家妻子受過這番冤屈，又聽了包公許多金石之言，後來做官，無論大小詞論，都要原情度理，虛衷審鞠，不肯造次用刑，不敢草草定罪，也做到三品才住。

這回小說是做與貴官長者看的，但願當事諸公，人人都買一冊，不時翻閱翻閱，但學包知縣之存心，不必定要學他弄巧，若還學他弄巧，定有馬腳露出來，恐怕沒有許多封條封得住小民之口也。